

HONORÉ DE BALZAC

傅雷译 巴尔扎克作品集

1

夏倍上校 奥诺丽纳 禁治产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著
傅 雷 译

傅雷译 巴尔扎克作品集

1

夏倍上校 奥诺丽纳 禁治产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著
傅 雷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集：全 9 册 / (法) 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477-2387-6

I. ①傅… II. ①巴…②傅… III. ①小说集—法国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8005 号

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集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总编室：(010) 65252135

印 刷：三河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80毫米×980毫米 1/16

总 印 张：177.75

总 字 数：2640千字

定 价：398.00 元 (全9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出版说明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上海人。著名翻译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他早年留学法国，一边系统地学习西方艺术理论，一边游历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等国，受欧洲文化和艺术的熏陶至深，从而兼通多门艺术，尤其在文学、音乐及绘画方面具备了独特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傅雷的性格嫉恶如仇，因无意屈从流俗，愤而全身心地投入译书工作中。其数百万字的译作——傅雷体华文语言，一直都是我国翻译界推崇备至的范文。傅雷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数量之多，译文特色之鲜明，影响之大，迄今无人能与之比肩。巴尔扎克是傅雷倾注心力最多的法国作家之一，中国的读者正是通过阅读傅雷翻译的作品了解了巴尔扎克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说，是傅雷将巴尔扎克引入中国毫不为过。本译文集收录了傅雷不同时期所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其目录如下：

第一册	夏倍上校 奥诺丽纳 禁治产
第二册	亚尔培·萨伐龙 高老头
第三册	欧也妮·葛朗台 于絮尔·弥罗埃
第四册	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 搅水女人
第五册	幻灭（上）
第六册	幻灭（下）

本册说明

本册收录傅雷译巴尔扎克《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按照巴尔扎克生前亲自确定的《人间喜剧》总目，都属于“风俗研究编”的“私人生活栏”。

《夏倍上校》曾与《奥诺丽纳》《禁治产》合为一册，1954年译成，当年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首次与读者见面。本册即以此为底本，仅改正个别错字和误排之处。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异体字等则按照现行出版标准予以改正。其余的部分均保持原貌。

内容介绍^①

《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三个中篇都以夫妇之间的悲剧为题材。三个品德卓越，人格超群的男子，却遭遇了残酷的命运。做妻子的为了虚荣，享乐，金钱，地位，不惜忍心害理，指丈夫为白痴（《禁治产》）；或竟斥为冒名顶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是三个女性中最纯洁最严肃的一个，但因为追求想入非非的爱情，对人生抱着不可能的奢望，终于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悲剧，与丈夫同归于尽。

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的对比；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唯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喜剧》深刻的意义。

① 这则内容介绍，系译者一九五四年为平明版《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一书所写。

目录

夏倍上校

一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3

二 谈判.....23

三 养老院.....51

奥诺丽纳

一 法国人怎样的不喜欢旅行.....59

二 一幅兼有意大利与法国风味的画.....60

三 一个总领事的谜.....62

四 伯爵夫人.....64

五 社会的解剖.....66

六 神甫的主意.....67

七 一个青年人的画像.....69

八 一所老屋子.....71

九 一幅肖像.....73

一〇 年轻的老人.....75

一一 无人知道的内心的斗争.....77

一二 坚固的友谊.....80

一三	幕启以前的讯号	82
一四	枢密会议中的一场辩论	84
一五	泄露秘密	87
一六	一位国务部长的自白	89
一七	门当户对而又情投意合的亲事	90
一八	一股可怕而正当的痴情	92
一九	一个异想天开的丈夫	95
二〇	尝试失败了	97
二一	一个古怪的提议	99
二二	开始行动	102
二三	一幅速写	105
二四	第一次的会面是怎么结束的	107
二五	奥诺丽纳的樊笼	109
二六	论女性的工作	110
二七	奥诺丽纳的一段自白	113
二八	一语伤人	116
二九	挑战	118
三〇	揭晓	121
三一	一封信	126
三二	青年人的感想与已婚的人的感想	131
三三	教会的告诫	133
三四	复信	135
三五	可怜的莫利斯	138
三六	徒有其名的团圆	140
三七	奥诺丽纳最后的叹息	143
三八	两个结局	146
三九	一个问题	147
四〇	最后一句话	148

禁治产

解题.....	151
一 两个朋友.....	152
二 大家判断错误的一个法官.....	158
三 状子.....	171
四 一位时髦太太与包比诺法官的谈话.....	178
五 疯子.....	196
六 讯问.....	203

夏倍上校

一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

“哎唷！咱们的老卡列克^①又来了！”

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职员，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②。他把身子靠着窗口，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挖出些瓢搓成一个丸子，有心开玩笑，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摔得那么准，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还跳起来，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③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

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停来说：“喂，西蒙宁，别跟人捣乱；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不管当事人怎么穷，到底也是个人！”

凡是当跳沟的，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向法院递状子以外，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带送情书什么的。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永远不哀怜人，一味的撒野，不守规矩，常常编些小调，喜欢挖苦人，又贪心，又懒惰。可是这一类的小职

① 卡列克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叶流行的一种大氅。相传为英人约翰·卡列克所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共有两三叠之多。

② 十九世纪时巴黎街道尚极污秽，道旁阴沟污水淤积，行人常有失足之事；故吾人俗称为跑腿的，当时巴黎人称为跳沟的。

③ 法国司法制度，律师只负责庭上辩护；凡拟写状子，准备一切诉讼手续及代表当事人出庭等等均由诉讼代理人负责。代理人的资格须经司法当局核准，且全国诉讼代理人的总数有一定限额。

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

“他要是个人，干吗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西蒙宁的神气活像一个小学生抓住了老师的错儿。

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因为他像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提着一条腿，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

叫作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拟一份状子的底稿，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这怪物，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

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

“……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喂，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十八两字不能用亚刺伯字！）……自重掌大政以后，即深知……（深知什么呢，这大滑头？）……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加惊叹号，后面加六点。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故圣虑所及，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将不少忠实臣下（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或拨归公共机关，一律发还；吾人不揣冒昧，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

念到这里，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等忽儿，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喂，你们要开玩笑的话，只消告诉他，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看这老坏蛋来不来。”

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颁布于一八……（你们赶上没有？）”

“赶上了，”三个书记一齐回答。

谈话，起稿，捉弄人的计划，都在那里同时进行。

“颁布于一八……（喂，蒲加老头，诏书是哪年颁布的？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纸张倒耗费不少了。）”

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真要命！”

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嚷道：“怎么！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

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说道：“一点不错；他写的是：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

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

西蒙宁嚷道：“怎么，于莱先生，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吗？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

“快点儿抹掉！”首席帮办说。“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于莱先生，以后别这样乱搅！一个诺曼地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①！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

高特夏还在问：“颁布于……颁布于……（蒲加，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

“一八一四年六月，”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

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五个胃口极好，目光炯炯，眼神含讥带讽，小脑袋，卷头发的职员，像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进来！”便一齐抬起头来。

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法院的俗语叫作废纸），继续写他的账单。

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三角形的勃里乳饼，新鲜的猪排，玻璃杯，酒瓶，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这些食物的腥味，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他那时正在跑法院。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拍卖的公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预备公断

① 诺曼地一带（包括莫太涅在内）素来是出讼师的地方，故诺曼地人不谙公文书式，特别显得荒谬。

或正式公断的公告；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标着大主顾的姓名，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并且，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因为这种地方的邈邈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大家在这儿进出，谁也不在这儿逗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在主人眼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在职员是一个教室：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满是油垢的家具，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切羊皮纸条的模子，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所以这个尘埃遍地，光线不足的事务所，跟别的事务所一样，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迕的成分，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固然，魔窟还不限于此：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秤斤掂量，计算价钱的；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子，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歌衫舞袖的下场，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但赌场，法院，娼寮，奖券发行所，全是污秽凌乱，不堪入目的。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也不外乎这个原因。

“我的刀子在哪儿？”

“我吃早饭呢！”

“该死！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

“诸位，别闹啊！”

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正在关门。可怜虫战战兢兢，动作很不自然。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

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

“先生，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

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仿佛说：“我是聋子。”

“先生，你有什么事啊？”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他手里晃着刀子，交叉着腿，把翘在空中的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

那倒霉蛋回答：“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

“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

“是的，但我只能告诉但尔维先生……”

“东家还睡着呢，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

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只怯生生的向四下里瞅着，像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唯恐挨打似的。由于职业关系，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他显然是很累了，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放椅子。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只得叽里咕噜的走掉，可是决没办法占据代理人的时间。

他回答说：“先生，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我的事只能跟但尔维先生谈，我可以等他起床。”

蒲加把账结好了，闻到他的巧克力香，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把老人打量了一番，瞧着那件卡列克，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

“先生，他们说的是实话。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倘若你案情严重，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罢。”

当事人像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脸上往往变化多端，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便不再理会那老人，只管吃他们的早点，和牲口吃草一样的大声咀嚼。

临了，老人说道：“好吧，先生，我今天晚上再来。”他跟遭遇不幸的人同样有那种固执脾气，有心到那个时候来揭穿人家缺德的玩意儿。

一般可怜虫是不能用言语来讽刺社会的，只能以行动来暴露法院与慈善机关的偏枉不公，使他们显露原形。一朝看出了人间的虚伪，他们就更急切的把自己交给上帝。

西蒙宁没等老头儿关上门，就说：“喝！这不是吹牛吗？”接着又道：“他的神气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大概是一个向公家讨欠薪的上校吧，”首席帮办说。

“不，他从前一定是看门的，”高特夏说。

蒲加嚷道：“谁敢说他不是个贵族呢？”

“我打赌他是门房出身，”高特夏回答，“只有门房才会穿那种下摆七零八落，全是油迹的破卡列克。他的靴子后跟都开了裂，灌着水，领带下面根本没有衬衣，难道你们没留意吗？他这种人是睡在桥洞底下的。”

台洛希道：“他可能又是贵族，又是当过看门的；那也有的是。”

蒲加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我断定他一七八九年上是个卖啤酒的，共和政府时代当过上校。”

高特夏回答：“我可以赌东道，他要是当过兵，大家想瞧什么玩意儿就归我请客。”

“好极了，”蒲加说。

“喂，先生！先生！”西蒙宁打开窗子叫起来。

“你干什么，西蒙宁？”蒲加问。

“我把他叫回来问问他到底是上校还是门房；他一定知道的。”

所有的职员都哈哈大笑。老头儿已经回头上楼来了。

“咱们跟他说什么好呢？”高特夏嚷道。

“让我来对付罢。”蒲加回答。

可怜的人回进屋子，怯生生的低着眼睛，也许是怕过分贪馋的看着食物会露出自己的饥饿。

蒲加和他说：“先生，能不能留个姓名，让敝东家知道……”

“敝姓夏倍。”

至此为止还没开过口的于莱，急于要在众人的刻薄话中加上一句：